

孙诒让遗文续辑（下）

张宪文 整理

三、杂 撰

（一）养素字说

素之为育朴也，常也。文明日新而守之以朴，竞争方盛而毋改我常。嵇葛公淡泊所以明志，宁静所以致远，斯固达士之所养也。时事方亟，我党有沦胥之恫，而林君养素，独劬学笃志，怡然自乐。谨举斯语，觐共商榷焉。

录自温州市图书馆藏孙氏从侄孙宣公达所著《朱庐笔记》稿本。按：林獬，字养素，瑞安人。曾任瑞安县中学堂舍长。

（二）论汉瓦当篆文

汉瓦当篆文奇诡，以长乐、未央“长生无极”、“延年益寿”等文为最多。惟十二字瓦文最繁，旧以为秦阿房宫物，然不确也。又有“飞鸿延年”、“鹿甲天下”两种，皆绘鸟鹿形，尤精妙奇伟，信可宝贵。钱献之刺史尝获一拜字瓦，定为周丰宫遗瓦。

按：此文录自书件，上下款署：紫臣大兄大人察书·孙诒让。凡条幅四，藏温州市博物馆。题为辑者拟加。

（三）论汉铜印

汉魏铜印，宋宣和以来，著录甚多。南宋王顺伯、姜白石咸

有汉印谱。明代顾氏《印薮》，尤为精博，所收官印私印，多至数千方，信为巨观。近时陈寿卿编修又获周、秦铜玉印数十方，尤奇古可宝。其文或云私玺，即周官玺节也。

按：此文录自书件，上下款署：紫臣大兄雅属 虞籍孙治让。手迹藏温州市博物馆。题为辑者拟加。

（四）论清人篆书

国朝名人作篆甚多，孙渊如、钱坫用正锋，原出李少温（阳冰）。邓席如、吴让之（熙载）用侧笔，原出汉碑额。近时赵益甫（之谦）辈盛相仿效，略入峭仄偏欹一派，其雄深奇谲、不逮邓、吴远甚。至王良常（澍）辈，板重全无生气，不足论也。

按：此文录自温州市许兆洪家所藏手迹，凡条幅四。上下款署：棟辉仁兄正之 籍膏孙治让。题为辑者拟加。

（五）募建云峰山福应寺大殿疏

云峰山福应寺者，稽之志牒，盖宋元古刹也。距余旧居岷下，十里而近。余兄弟又各营寿圻于兹山，蜡屐往来，咸舍于寺，盖不徒桑下之三宿矣。

寺重修于明代，规制绝闳广，岁久倾圯。咸丰间，仲弟止庵，为疏募缮建，垂成矣，而遭“粤寇”之乱，大殿被毁，无复旧规。寺僧德浩，立志修整，将募金重建大殿，继葺廊室，属为疏告，徧乞檀施。经不云乎：“一念生实信心，如来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。”其为功德，固不可思议。至于营建古刹，俾前代名迹，不委于荆榛，而游兹山者，亦有所栖托，则又贤士大夫之志也。八方善信，闾郡贤富，当亦有乐于此焉。

录自《经微室遗集》钞本卷四。孟晋先生按语云：此文代先祖太仆公作。

四、叙跋

(一) 题吴式芬《捃古录》

光绪二十二年

此册捃摭极博，而考释多精确，远胜吴氏筠清馆金文，信可宝也。黄仲弢编修以新印本见贻，因校阅一过，记之。孙诒让。

录自《籀公年谱》稿本卷五。孟晋先生按语云：延钊童时侍训，窃见此书置于案头，公每夜必反复玩味，以为常课。故册中朱笔笺语殊夥，间复补以墨笔，盖癸卯前后十馀年间，校金詮义，俱缀于斯。

(二) 书庄述祖《尚书记》后

光绪二十二年

李申耆（阳湖李兆洛）论庄氏《古文甲乙篇》云：爱其精而嫌其凿。足为庄氏经说字书之定评。

此书尤其凿空武断之甚者，其校《逸周书》诸篇，恁臆改窜，一若亲见先秦漆书者。嘻！何其悍也。

其书本无足取，以所校间有一二文精确者，弃之又可惜，故录存之。读者慎择之可也。诒让记。

录自《籀公年谱》稿本卷五。

(三) 读顾广圻《墨子》校本题识

光绪二十二年

顾千里校道藏本《墨子》光绪丙戌冬，德清蔡通判汇沧假陆氏十万卷楼所藏录本写赠。恐尚有脱误，惜未得千翁手校复勘也。

此本佳者，余已全采入《间诂》，惟文义显然讹衍者不录。然终当存此册，以见藏本面目。后人得此，勿以为已陈之刍狗可也。诒让记。

录自《籀公年谱》稿本卷五。

（四）复阅所录丁、严、赵、刘诸家校本《大戴记补注》题识

光绪二十三年

此丁小雅（归安丁杰）、严九能（归安严元照）、赵零门校本。光绪元年，假刘楚桢先生（宝应刘宝楠）手录本传写，间引孙渊如（阳湖孙星衍）、孙颐谷（仁和孙志祖）、阮文达（仪征阮元）诸家校语，皆精审可宝。外间传本绝少，读者所宜珍贵也。

墨笔皆诂让补录，管窥所及，则以诂让案别之，不欲与原校淆混也。光绪二十三年补记。距初录时，已逾廿载。岁月不居，学殖荒落，展卷不胜今昔之感矣。瑞安孙诂让。

楚桢先生录本，为先生子叔俛（恭冕）所藏。叔俛尝主讲鄂中经心书院，今物故亦已十年矣。其家在宝应，不知藏书尚能世守否？诂让又记。

叔俛语余云：此本予尝录一通，寄织溪胡子继培京，此处更无福钞。子继著《大戴礼疏》，未知已成否。并记之。

录自《摘公年谱》稿本卷五。孟晋先生按语云：今检此册，眉上尚移录王念孙、钱馥、洪颐煊、宋翔凤、顾观光、陈观楼、沈梦兰、俞樾诸家校语。

（五）斟读张惠言《墨子经说解》题识

光绪二十五年

皋文先生此书，余廿年前嘱老友钱君无择于常州访之，渺不可得，以为久付蜡车矣。近如皋冒孝廉广生，始嘱其戚武进金澹生武祥以藏本录寄（阳湖恽小坡氏，藏有手稿本），为之狂喜累日。所定《经下》句读，与余前考定本略同，惟其说间有割裂失当之处，当补录入《间诂》也。光绪廿五年九月孙诂让记。

余廿年前，初治墨子书，即广求精本。初得顾千里校道藏本

于湖州陆氏，继又得吴文定（明长洲吴宽）写本于钱塘丁氏。校释之册，则惟藤县苏氏（时学）刊误。今又获张氏此册，可无遗珠之憾矣。治让又记。时距《间诂》排印成后四年也。

录自《籀公年谱》稿本卷五。

（六）题曹金《怀来山房吉金图》及画拓本

光绪二十五年

光绪丙申三月，黄君仲弢以此二册见赠。饮庐衔恤，索居无繆，校读一过，足代皋苏矣。孙诒让。

曹器闻兵后散出，多归湖州吴氏。籀庠又记。

丙申三月初七日丙夜读毕。中容。

录自《籀公年谱》稿本卷五。

（七）杨葆彝《墨子经说校注》题识 光绪二十六年

光绪庚子十一月，从文伯（永嘉张之纲）姻兄假此册校读一过。杨氏用心甚勤，惜未能精究校讎之学，或不免沿误为说，不及皋文张氏《说解》之简当也。内有数条，足补拙著《间诂》者，当补录增入也。籀庠孙诒让记。

录自《籀公年谱》稿本卷五。

（八）重阅杨氏《墨经注》题识 光绪二十七年

杨氏与皋文先生同里，而未睹张先生《墨经解》。余顷从武进恽氏写得之。阳湖费咳怀太史欲假刊之，亦足喜也。

杨注内又引王氏《墨子注》，不审何人，岂出湘潭王壬秋闾运手耶？辛丑孟陬又记。

录自《籀公年谱》稿本卷五。

(九) 题仇十洲《观音图》

光绪三十年

十洲画品，冠冕胜朝。仙佛法相，尤推无上妙品，兼擅吴道子、李伯时之长。此卷画普门卅二印，为其最著意之作。文彦可跋尾，盛推其飘颻苍秀，信非虚语。顷叔方叶丈以藏本见示，欢喜赞叹，得未曾有。昔圭峰密师疏《圆觉经》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无，从缘生故，会缘入实，方为实相。十洲此卷，于幻相中妙证，真如实相。后之览者，当作如是观。光绪卅年嘉平二日，瑞安孙诒让跋尾。

按：此跋录自温州市博物馆所藏明仇十洲观音图长卷。同跋者有文从简、俞樾。

(十) 《(乾隆)温州府志》题识三则

1. 题卷二十七《经籍志·永嘉集》

《禅宗永嘉集》有明沙门镇澄注本，凡十篇，分为二卷。有魏静（即庆州刺史）序云：总有十篇，集为一卷。盖原本一卷，《高僧传》所云十卷，乃以篇数计之耳。又按：郑渔仲《通志》云：《宗集》一卷。当即《禅宗永嘉集》省文。

2. 题卷二十七《经籍志·四灵集》

同治己巳，余于吴门书肆买得《四灵集》残抄本，后有录何义门跋，知为绛云楼宋刊残本录出者。其书卷首题曰：“永嘉四灵集”。原本不知若干卷，今惟存徐照道晖上中下三卷及徐玘致中上卷而已。首卷集字中□□甲字，盖原本《四灵》分甲乙丙丁，今次卷以下为书贾改填乙丙丁三字，非其原也（徐致中当为乙，今变为丁矣）。考赵氏《读书附志》有《四灵集》四卷，疑即今《四库》著录本。陈氏《书录解题》所见则为四部，曰：

《徐道晖集》三卷，《徐灵渊集》二卷，《道晖集》卷数与此合。此绛云楼原刻或即伯玉所见乎？惜不得全帙一核之也。

3. 题卷二十七《经籍志·杂著》

此类讹脱最多，四部之外，又出杂著，古书目所无也。世代、卷数，错互尤甚。修志之人，盖一无学者，于经籍、碑碣二门，潦草尤甚。吾乡无人，可为浩叹。让记。

上三题，录自温州市图书馆所藏原书手迹。

五、记 序

(一) 叶仲宣二尹六十寿序

光绪二十三年

光绪二十三年八月，我仲宣表兄六十诞辰，诸姻戚咸乐奉觞为君寿，而属诒让为文以致祝厘之意。窃念我外家尊行耆宿，大半彫谢，惟我二舅氏暨君起居康颐，克膺厚福，斯固不可以无纪也。

盖先慈叶夫人，即君之长姑。其青望相传出宋水心叶文定公，世居本邑二十五都云峰山，与余旧居潘埭十里而近。先王父赠资政公与我先外王父并从耕读起家，少同里闾。先慈既归于先严太仆公，两家姻戚，来往尤密。余少时常随先慈至外家，每叹其山川幽邃，土风纯朴，无城市浮浇之习。时先外王父母皆尚健在，虽资不逾中人，而躬履俭约，敦尚礼义，以高年劬德为乡里所矜式。而我舅氏四人，中表兄弟十余人，子孙蕃衍，愉愉绕膝，皆谨守绳尺，向学务农，其家法然也。君于兄弟中尤谨厚，年三十而随先严官江东，以逮移官皖、鄂，无一日不相从，佐司会计，凡百凌杂，咸倚君为治之，君亦悉心综理，毫秒无舛。先严以是益重君。既入贵得县尉，复加五品官服。比先君告归，而君亦旋里，移居城北，与余家衡宇相望。又以囊中馀资置田宅，足以自给。而表嫂李宜人以勤俭持家，克相其德。三子彦博、彦威、彦达，皆从师受经，恂恂然无逾礼法，文业将益进矣。

君虽早伤孤露，而耆艾之年，神明不衰，家庭之中，怡然有以自乐，此亦人生不易得之嘉福也。余齿少君十年，体羸多病，意兴萧然，自愧不如君远甚。念少时来往外家，迄今几四十年，世事沧桑，变幻如风云，而外家与我家父老子侄皆能保厥世业，不坠清名，不可谓非福。况复耆年硕德，灵光巍然，则有我二舅氏与家叔父学士公皆年逾八秩，而君与余，于中表兄弟中，齿亦为最长，感盛年之易迈，幸先德之无替，此余于君之寿，所为尤欣喜薪祝于无穷者欤！

录自《经微室遗集》未刊钞本卷七。

（二）蔚文张君五十寿序

光绪丙午嘉平之月，余堂妹丈蔚文张君五秩寿辰，同里诸戚友将举觞为千秋之祝，而属余为文以纪之。盖自先姻丈观察公（平阳张启煊）与先君暨先仲父累世至交，申以婚姻，余与蔚文总角游从，如异姓昆弟，迄今四十年，经历宦途，中更患难，悲愉离合之感，不可胜纪。而今者蔚文艾龄康强，福祉隆备，得相与称觞介年以申庆忭之忱，斯固余所欣幸而乐为扬榷陈之者矣。

君夙为平阳蒲乡望族。令祖总戎公，嘉、道间敝历戎阃，威望昭著。先姻丈观察公以儒起家，崇跻监司，提师平寇，勋绩蔚盛。君幼秉颖异之姿，仰禀庭诰，胜衣就傅，即刻苦力学，观察公深鍾爱之。咸丰之季，平邑“会匪”搆乱，据邑城，围瑞安，势张甚。时先仲父侍郎公奉命在籍治团，而观察公适以督府檄，领军援浙，至栢闻警，遂移营至瑞，与民团合剿，肃清瑞平之“匪”。“粤寇”继至，亦赖闽军捍御，不得逞而去。观察公保全乡里，功冠一时。先仲父以同袍之谊，深相契合，遂以堂妹与君订姻。时君年未舞勺，观察公命从无锡钱子宣明经游，从讲授文业。甲戌，来瑞完姻，遂留甥馆，更从先仲父受业，与故堂弟伯陶谄钩、仲彤（谄绩）同学，朝夕淬厉，所学益进，诗文咸淹雅清

爾，书法尤工妙，文誉冠一乡。

初、观察公为君入资得光禄寺署正。至是，乃改就小试，张春陔太守、黄恕皆侍郎深赏其文，屡试皆冠军，遂补县学生。时观察公方摄延、建、邵兵备道，受代，又督理华税保甲桑棉诸局务，君挈妹归省。旋命回里应岁试，至温，忽闻观察公病亟，星夜驰归，则已先逝。君悲悼逾恒，遂奉观察公与嫡母灵柩南旋，躬理葬事，咸详慎如礼。时嫡继母金太夫人暨庶母庄、林两太恭人皆在堂，君迎养回里第，凡观察公廉俸所积，悉让之伯兄□□大令，又抚遗妹二人，恩谊脍笃。长未字殇，次既笄，以归余堂弟忱叔。奁具之资，皆一身任之，其内行纯备盖如此。

甲申，以岁试第一食饩，旋以拔贡生朝考，就职直隶州州判。时李文忠开府天津，文忠为先仲父门下士，至是首辟君与堂弟仲闾至北洋差遣，至则檄稽查机器局。会昆明湖议造小轮船，名曰捧日，文忠俾君监其工。船成，议叙擢知县。又以海军积劳，加同知衔。丙申，朝鲜告警，一等承恩公桂祥，镇守榆关，檄君管理炮队。丁酉，兼理棉花火药局、机器两厂，旋仍就州判，指分直隶。戊戌，兼办发审局事。君才识素开敏，既仕，益谙练政务，所治事，咸条理精密，故文忠深相倚重，屡董要务，悉心综核，以是为同僚所嫉。会文忠奉讳去官，而君因制造轮船电灯、修配枪枝器械，考工过严，某委员恨之，嗾某御史劾其操切，有旨飭直督查办，无所得，然犹以公过降二级留任。己亥，文忠回直督任，复委行营制造局提调。张学士佩纶、办矿开平，檄君董购地临榆、秦皇岛运煤铁路事宜。庚子，“拳匪”乱作，津沽失陷，挈眷避乡间，屡濒于危，幸而获全，遂回里，乃与族人议建张氏宗祠，又于蒲乡设正本学堂兼办巡警，盖推其绪馀，以惠乡里，斯尤不可倖指数也。

君体素强盛，而怀抱冲淡雅鬯，喜愠未尝见于色。今者年跻五秩，而枕蓍安颐，意兴奋发，犹如少年时。近以治赈捐叙功，

擢州牧，又晋阶四品，赐孔雀翎，宠任益崇。堂妹长君数岁，上侍诸姑，下抚妾媵，仁恕无间言。年四十，未举子，养一女自娱。既而侧室董、章，先后举两男一女，家庭之乐，足以自怡。

余长君十年，早衰多病，须发半白，精力不逮君远甚。回忆曩时与君浪游豪饮，友朋之欢，不可复得，而窃幸君之康强迺福，子姓蕃盛，方兴而未有艾。时事多艰，需才甚亟，以君之干练明达，行将为国宣劳，以崇纘祖武，光扬先德。他日崇晋耄耋，德望益隆，斯又可为豫券者。《诗》不云乎，“俾尔昌而大，俾尔耆而艾，万有千岁，眉寿无有害。”请为君赓续诵之矣。谨叙。

录自《经微室遗集》未刊本卷七，当作于光绪三十二年

（三）鉴亭林君七十寿序

吾邑地滨大海，东乡沿海数十里，潮汐挟泥沙上下，坻积留滞，久而成田，所谓涂田者，无虑数十万亩，绵亘全乡。高者宜稻麦，下者长萑苇，民资以为生。顾恒以水为患，往岁风潮没田无算，阖乡士民，咸以为忧。会里之耆德鉴亭林君，议建长堤以捍潮护田，诸乡咸善其举，乃相与赓续兴筑。堤成而水患大纾。乡人咸谓非君之力不及此。适君年七十，诞辰，戚友将举觞为寿，而属余为文以纪之。盖君之功在乡里甚伟，相与歌舞而颂祷之，斯固不可以无述也。

君世居乡之小典学，夙为名族。少负敏达之材，为乡里推重。咸丰季，平阳“会匪”搆乱，邑城戒严，东乡诸绅，议治团以围寇。时君年甫逾冠，即与其事，募资集餉，其功最多。寇平，大吏以君功上闻，晋把总职衔。时“粤匪”初退，君运米至括苍，途遇广德州童子王庆祥，询知为寇所掠，流徙无所依，携之归，抚养教诲，与诸子等。长，复以女妻之，送至皖，访其家，则兄某尚在，见弟惊喜，询得君抚育状，感激涕零。广德人闻

之，咸颂君之德不置。

同治癸卯，乡士张君仲嘉，以秋试病歿于杭州，君适从事在杭，为经纪其丧，巨细无遗。岑崎山麓，乐清林君爵建屋为乡民庋棺之所，岁久倾圯，君见之心恻，捐资修建，一乡赖以无暴骨之患。君乐善好义，乡里有争讼，皆曲为排解，虽顽犷，咸翕服俯受约束。性温恭，与物无迁，而严于嫉恶。中埭姦民徐永吉诱民开花会，君控之官，严治之，赌风以息。盖其勇于任事，大率类此。

君秉资素壮，少健步，曾步行至福州，率日行百里，不以为苦。今者年跻七秩，而颐养完粹，神明不衰，两哲嗣受君义方之训，咸治儒业，以孝谨有声于时。君既备天伦之乐，又素豪饮，每春秋佳日，酒馀高卧，旷无尘累，荀卿云：“美意延年。”于君征之已！

余素知君之贤，近日筑海堤，时相商榷，过从尤数。每闻其亲行泥淖间，巡视督课，不辞劳瘁。故堤成，而君所居里工尤精善，他乡多奉为程式。自是而沿海万顷，咸成沃壤，乡之士民，凡食君之赐者，方额手相庆，顾垂之无穷，而所为祝君之寿者，亦相与为无穷。《诗》不云乎：“乐只君子，遐不眉寿。”盖闾乡士民所乐为君诵者，岂徒戚友颂祷之私哉！谨叙。

录自《经微室遗集》未刊本卷七。

（四）许母洪太宜人七秩寿叙

自周礼女史失官而阴教不修，德象女师，纪述寥落。汉刘子政始综辑为《列女传》七篇，以母仪冠首，而继以贤明、孝义、贞顺诸篇，各为题揭。良以礼宗高行，略举一端，已足辉映影史，求其兼综众善，盖旷古所罕闻。至于荣瘁之故，随其所遇，或履丰而迓福，或遭屯而茹荼，斯尤天定，非人所能强致者。其有微型兼备，蕃厘克膺，国有荣褒，天锡胡考，若吾邑许母洪太宜人

者，尤不可以无述矣。

太宜人，为封翁仲康公爱女，光绪戊子岁贡子迁明经女兄。诗礼名门，冠冕乡里，幼奉义方，夙嫔内训，婉孌之德，著于髫龄。甫笄而归邑茂才梅舟许公。闺门之内，端仪肃礼，论者谓有梁孟之风。归许八年，而梅舟公忽膺瘵疾。太宜人忧勤侍奉，躬亲汤药，以自祷于神，求治万方，而卒不起。时太宜人年甫二十有九，撒璜擗踊，恸不欲生。族戚咸相慰劝，谓姑老子幼，仰事俯畜，惟母是赖，请其顺变节哀，勉持门户。盖时姑贾太宜人犹在堂，而三子亦皆在羈卯，太宜人以一身枝撑其间，其所遇之艰嗇，亦非常人所能任者。而太宜人履之怡然，每日晨兴，即敬问贾太宜人起居，退则理缝紵，治中馈，复严课诸儿读书，每至夜阑，一灯荧然，书声机声相酬答。里人闻之，咸谓许氏有贤母，子孙蕃昌，其殆未可量矣。然许故巨族，自梅舟公叔祖父武翼将军乐山公，提督粤东，崇勳显秩，敷厉戎闕，诸子弟生长丰腴，习尚豪侈。太宜人独守儒素家法，勸诸子姻务崇俭朴，诸子妇亦恪遵慈命，率礼维谨，见之者若不知其为华族也。

光绪壬午，太宜人年已周甲，而姑年九十有二，笃老多病，太宜人朝夕扶侍，衣不解带者累月，巾裾厠脣，皆躬自浣涤。比姑卒，尤哀恸逾常，其孝德纯笃，盖尤不可及已。邑人以太宜人奇节大孝，牘请大吏闻于朝，奉旨旌表如例，纶綍光贲，闾里荣之。

子三：伯，秬芾茂才，仲，秬村明经，清才邃学，文誉蔚然，季，陵如，亦材识开敏，叙置晶职銜。女一，归孝廉李君漱梅。孙七：长镇邦，六品军功，次，蕃，邑庠生。文儒武侠，克传世德。馥幼读，咸聪颖好学，方兴未艾。孙女一，适潘壬，亦名族也。盖其子姓之蕃衍而多贤如此。今者，太宜人年跻七秩，而颐养完粹，精神不衰。诸子暨内外诸孙，环绕膝下。母刘太宜人九十有一，犹康颐安适。岁时归謁，躬侍寿母，俯携幼孙，天

伦之乐，盎然庭闱，盖天之报太宜人尤盛矣。

余家自先仲父侍郎公与提军子君渠公为僚婿，而让与柅芑昆仲为文字交，往来尤密。迺者，朝廷更法兴学，让与邑人议开学堂，以中西实学教子弟，而柅村子藩，适在堂肄业为高才生，以四世姻好，得闻太宜人嘉言懿行尤悉。窃谓太宜人以贤明相夫，以贞顺树节，而且孝义徵于事姑，母仪著于教子，四德昭焯，惟太宜人其克践之。其膺备福，而享大年，不其宜乎？

今年冬月，为太宜人诞辰，谨举所闻于柅芑昆仲者，彙括之以为侑觞之文。至于康强寿考，受福无疆，继今以后，将益绵延勿替，以晋于期颐，尚冀赓续纪之矣。谨叙。

按：此文录自瑞安许氏后人世铮家所藏寿屏。揆诸时事，当作于光绪三十年。

六、白话演说辞

在温州庆祝仿行立宪典礼大会上演说宪政

光绪三十二年

现在五大洲各国，大小通共一百多国。论其传国统系，止有两等：一为君主，一为民主。论其立国政体，亦止有两桩：一为专制，一为立宪。

专制政体，惟独君主国有之。这是皇帝一人独揽大权，政府大臣，帮助办事，民间一点权都没有。立宪政体，则君主、民主国都有之。民主的立宪，皇帝是由地方百姓公举，政事都由上下议院公议，皇帝并无大权，这就是共和立宪政体。君主的立宪，皇帝和大小臣工、地方绅士、百姓公议庶政，上下权力平均，这就是所谓君民共主立宪政体。

什么叫做立宪？这就是国中公立一个宪法，一切治国的章程规矩，都包在这个里头。初定宪法之时，由皇帝监督政府，议定

了多少条，颁下叫百官同绅士百姓公议。倘如大家都肯承认，说是可行，这就决定通国永远遵行；倘或大家说这个宪法是行不得的，一定必须更改，这就可以收回重新再议；或者大家另有特别意见，要添上几条，也可以进上政府斟酌添补。就是平日内治外交一切事情，都是要照天下的公议而行。总是上头皇帝政府同下边地方绅士百姓都要遵照这个宪法。倘是违背了宪法，就是皇帝，也不能做一件事。这个宪法，算是大家都有份的，无论君主立宪、民主立宪，大概都是如此。

现今外国，如美洲的美利坚、智利、秘鲁、阿根廷各国，欧洲的法兰西国，都是民主的立宪政体。此外，欧洲的俄罗斯，土耳其国，亚洲的波斯、阿富汗、暹罗、高丽各国，都是专制的政体，国主极其尊崇，除了政府大臣以外，地方绅士百姓，一点不能干预国家的政事。再如欧洲英吉利、德意志，奥大利、意大利，亚洲的日本几个有名的强国，都是用君主立宪政体，大小政治，人人可以议论。地方上自治的事，人人都可以互相帮助。国家富强，大家都有了体面；国家贫弱，大家都是受害。如有外国人来侵犯，大家都齐心协力要去抵挡他。打起仗来，人人都要拚死。百姓同国家休戚相关，保护国家，就是保护自己身家子孙。这样的国，岂有不兴旺的道理。

我们中国在尧舜时候，皇帝是传贤，也是公举。那时也有五典五刑各种宪法，这就同民主立宪政体差不多。自夏禹王以后，皇帝都是传子，以至商汤，周文武诸王，开国都是如此。它的政治，表面虽然像是专制，骨子里却有君主立宪的意思，如我们读书的人从小读的《孟子》所说“国人皆曰贤，然后用之，国人皆曰可杀，然后杀之”，同那部《周礼·小司寇》有三询之法；询国危，询国迁，询立君，也是叫诸侯百官同万民都聚在外朝，国王亲自问他们大众，凡有决大疑、行大事，总要候大家商议定妥，方才能颁行。就是《书经·洪范》，亦说“谋及庶人”。商王盘庚要迁国

都，也叫百姓都到王廷来商议而行。这就是君主立宪君民共主之意。自秦始皇统一天下，专用势力压制百姓，从此皇帝越发尊贵，议政行法，权在政府，不独天下小民不能干涉政府之事，即小官下士，亦不能有议论政事之权。他的专制，竟是达到极点地步。如朝廷立一个法，做一桩事，百姓就是受苦的要死，也是照它行去，半点不能挽回。自汉、晋、六朝，唐、宋、元、明至今，大致都是如此。不过碰见圣明的皇帝，能够体恤百姓，大家就少吃点苦，万一不然，百姓就要受不尽的苦楚，也是没法，只得忍耐下去。但是专制政体，皇帝在太平时候，虽然是十分安富贵荣，颁下一个谕旨，天下人都不敢违背；然万一碰见意外的事情，或内寇窃发，或外国侵袭，这个重大担子，也只是皇帝一人独自担当，天下百姓与国家痛痒，全不相关，没有一人能替国家分忧，就叫百姓筹饷，也没有人肯承认，叫百姓去打仗，也没有人肯拼死，国势总是孤立，不能够坚固。现今外洋土耳其、波斯诸国，都是专制政体。后来百姓屡次争乱，流血无数，方才改为共和立宪政体。俄国亦向用专制政体，至今国里百姓，受苦不堪，到处谋反，要挟政府，总求立宪，俄王偏不肯答应他，看起来将来必有大乱。日本本也是专制国，明治皇帝因国势危急，被西洋各国欺侮，决意改行立宪政体。行之不过十多年，国势陡然兴隆，竟升上做一等强国。前年同俄开战，百姓个个愿当兵，拼死去打仗，把俄国打得一败涂地。这可见专制的国同立宪的国相争，总是立宪国胜，专制国败，也是一定的道理。

我国自道光以来，五六十年，受尽了外国人的欺侮。几次打仗，无一次不败，割地赔款，忍气吞声。现在大局阽危，外国都想瓜分我们土地，奴隶我们人民，有万不能自立之势。幸亏得皇太后皇上圣明，晓得不是立宪，国家万支持不住，百姓万不能平安，特派五位钦差大臣游历东西洋，考察立宪各国政体是何等办法，预备仿行。现今五大臣已经回国，都劝更改以前专制政

体，决意宣布立宪。前月十三日奉上谕，先更张官制，次厘订法律，预备立宪基础，并饬天下臣民，预备立宪国民之资格。谕旨剴切详明，将向来专制的病根都说出完了。将来颁行宪法，参酌中西各国的良法美意，必定是尽善尽美的了。这是我中国几千年来未有之盛事，我们为臣子百姓的，平日祷祀求愿而不可得也，今忽躬逢其盛。从此我中国不仅土地可以保全，即富强也可以操券而致。将来要同英吉利、日本一样兴隆，永远不致受外国人的欺侮。普天之下，自然无一人不欢欣鼓舞，所以京都、上海等处，都举行欢祝典礼，十分热闹。我们温州瑞安学界商界，也一样悬旗庆祝。但是，立宪政体，有议院，有行政官，有法院。上下议院管的是立法，行政官管的是行政法，法院管的是司法。这三个权鼎立，各有权限，合小群以成大群，其根源总起于地方自治。我们地方上绅士百姓，都要能够懂得立宪的道理，晓得我们应做的是那几桩，应除的是那几桩弊，才于社会上有益处。况且专制政体，是把百姓看作奴隶，除了奔走当差完钱粮以外，并无别事。立宪政体，是把百姓看做国民，同享无限之权利。我们百姓，大家就要养成国民之资格，才能够对付得上。

什么叫做国民资格？一则要有国民的知识。童年就要能识字入学堂，受普通教育；长大就要研究国家大事应该如何办法，目前时势安危如何筹法，使知识开通，则参议政治时方有把握。二则要有国民的愿想。凡人一生成就，人格之高低，全视思想之远近为根本。倘止是晓得求个人的名利，志趣鄙浅，眼光狭近，便是不能成一个人格，总要高瞻远瞩，时时有希慕古今豪杰的高尚思想，则将来替国家地方办事，才有规模。三要有国民的公德。律己要不背道理，待人要存心宽恕，总不因自私自利而侵犯别人，作件事总要公，说句话总要信，则上对国家，下对社会，都没有一点欠缺，将来出去办天下事，自然得人敬服，毫无阻滞。这三件缺一件是不可的。

现今我们立在立宪的政界上，人人都可以自立，全不依赖别人，有苦情都可以上达，有好议论都可实行，切不可自己放弃国民的权利，此是第一桩要着。我们温州人总是开通的少，因为以前不曾知道有立宪的政体。读书士人，只晓得用功科举，奔走利禄，毫无真实的学问，农工商止能靠自己手足，照平常赚钱谋食，无真实的本领，把我们人应该任的职分全不讲究，把国家政治法制全不留心，整日在困梦里头，我中国如何被外国人欺侮，如东三省被俄国占据，广东香港、山东威海卫被英国占据，广东澳门被葡萄牙占据，九龙被法国占据，山东胶州被德国占据，福建台湾被日本占据，也全不知道。外国人要夺我铁路矿山权利，要瓜分我中国土地，亦全不晓得如何防备。醉生梦死，竟是算不得一个人。在地方上止谋一身私利，不顾社会公益，扰乱的事，任情乱做，利益的事，挟私阻挠，这便是无国民的资格，将来如何能够担当天下的大事，具备参议地方自治的国民条件？如此，便是自己放弃了国民的权利。所以我们今日仿行庆祝立宪的典礼，同大家先讲明立宪的道理。你们诸君切要晓得，我们从今日起，不是做奴隶，是做国民了。大家切勿轻慢自己，赶紧研究政治，预备自治，待到实行立宪的时候，大家就能够得上做议员做国民，这就是我们温州的福气，也就是中国富强的基础了。

此文辑自温州市图书馆所藏抄件，原题“温处学务分处总理瑞安孙诒让演说辞”，现题系辑者拟加。按：光绪三十二年七月，清廷颁发上谕，宣布“仿行宪政”，演说当作于是年夏七月之后。

辑录者工作单位：浙江省温州市图书馆